

## 太原印象

## 柴村铁桥情缘

郑俊杰

铁桥是横跨在汾河上的铁路桥梁,之所以叫铁桥,一是因为这座桥梁是钢结构,二是这座桥梁是铁路线上的桥梁,人们习惯称其为柴村铁桥。其实这座桥梁的正名是西山支线3号桥,曾是太原市内最长的钢结构桥梁。

西山支线创建于民国22年(1933年)12月,系晋绥兵工筑路局为西北第一煤矿厂修建的窄轨窄距运煤支线,桥长806.5米、宽6米(含两边人行便道)。

1942年汾河水大涨,冲毁桥梁,日本侵略军为掠夺西山煤炭资源重建,重建大桥为准轨铁路桥,铆焊钢结构。在铁桥两端,日本鬼子为防止对铁桥的破坏,还修建了数座碉堡,在汾河西岸铁桥旁至今还遗留着日军的碉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铁路和桥梁的建设,铁桥于1985年3月至1987年5月先后进行了大修、换梁。

1973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北郊区(今尖草坪区)政府所在地柴村工作,当时北郊区共有十几个人民公社,分别分布在汾河两岸,河西有王封、化客头、西铭、小井峪、东社、马头水、柴村;河东有上兰、向阳、柏板、西塍、新城、阳曲、小返、丈子头。

当时,从河东到河西,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从太原北端的上兰村过漫水桥而往,二是绕道胜利桥过汾河走和平路前往,三是从下兰村走小道上铁桥的人行道上通过。前者可通机动车,后者只能骑车和步行。上世纪70年代交通不便,河东河西不通公交车,除少数单位有吉普车或大型机动车外,河东七个公社和大队干部要去区政府开会办事,大部分就靠自行车了。那时自行车也不普及,经常是骑车人带人,甚至前一个后一个。这样河东人去河西和河西人去河东最便捷的路线就是从铁桥上通过,因为不论走北面的漫水桥还是走南面的胜利桥都会绕远。

我家住河东的阳曲镇,去柴村上班骑自行车大约需一个小时,早上六时半起身,经108国道过汾河车站,穿越迎新街、下兰村,然后上必经之路西山支线3号桥。铁桥上中间部分为铺设道轨的铁路线,两侧留有一米多宽的人行道,人行道由一块块水泥板铺设而成,人行道外侧装有防护栏,下面是几十米高的桥墩和汾河水道。人行道上自行车是可以通过的,如遇对面来车就得相错互让。初次上桥行走时不免心有胆怯,脚下水泥板因不平而上下抖动,更是让人两腿发颤。有时正遇火车通过大桥,整个桥都震动起来,更是心惊胆战。记得第一次过桥时,推着自行车两眼不敢往桥下看,一只手扶把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护栏,过一次桥出一身汗。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退休后的十几年来,我时常去铁桥上走走,每次上桥总有不一样的感觉,时光虽能抹去记忆的痕迹,但感情的河水不时在心中泛起。

从1998年开始,太原市在汾河太原城区段内经过水利治理和绿化美化后建成汾河景区,经过多年建设已绘就出美丽的汾河画卷,铁桥也在汾河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显得更加挺拔,正是“汾水引行舟,桃花夹岸流,步道贯南北,河映铁桥幽。”

2019年12月随着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城线的开通运行,西山支线已停止使用,铁桥随之也正式退出铁路运营的历史舞台。



悠扬 时斌 摄

刚毕业时,我曾到一所职业中专应聘教师岗位,学校要求试讲。我当时还没经历过这种“大场面”。上台后,我是相当的紧张,语速奇快,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内容,二十分钟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我和学生们面面相觑,非常尴尬,最后自然没有面试成功。

现代人说话办事都讲个速度。其实很多场合,慢下来远比快起来的难度大,就如这个试讲——讲课的目的不是赶时间,而是要让学生们都能听明白。我之所以会讲得那么快,就是因为没经验,不自信,根本把握不住节奏。所以说,有时候,慢下来才是一个人沉稳、成熟、自信和从容的表现。

以前听戏,总以为快板难唱,节奏那么快,那么多词要一口气唱出来,不容易;岂不知,慢板同样韵味十足,而且往往更见功力。

## 心灵小品

## 慢下来

三希堂



## 朝花夕拾

## 来迟落花多

草予

喜读王维,看题一眼,便知此处东施效颦了。

原诗是什么呢?坐久落花多。五字诗里有因果,花下坐久,身上落花渐渐也多了,浑然自成,毫无痕迹。300年后,王荆公旧话重说:细数落花因坐久。看花久坐,实在是一种真诚的尊重。

比过“景”和“画”的区别,人可以走进风景里,却不能走进画中。因为画是凝固的,时间的门被关上了,人进不去。坐久落花多,是不一样的,人走进了画里,时间的门被推开了。人坐花下,若不是落花拂了一身还满,那就是一幅画。

朋友在春天里问:去看梅了吗?回说:还未去,就在这几日。他好不惋惜,好意提醒:梅花开始谢了。

像梅这样的草木,大抵是不计较看官多少众寡的。慌的慌,急的急,挤的挤,都是看官。早去虽好,久坐才更妙吧。不知道春天的梅花树下,曾坐过几位王摩诘王荆公,真叫人好生羡慕。

我这个来迟的人,钻进梅

林,只有一地落花多。迟吗?想想,也不算太迟,我看到了遍地绽放的背影,是刚刚离去的背影。我忽然就成了一个送行的人,为花开送行,为春天送行。有时,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慷慨,来过的人,都会不虚一行,不如愿不尽心,也另有一种方式偿还他。

那年苏轼赴考,因途中舟车有误,错过开考时辰。考官先是不准入场,听过缘由,又觉得其情可悯,于是口出一联,试他才学: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到九江,十分来迟。苏轼片刻对答: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赶过七六五个考场,四番三往到二门,一定要进。

“十分来迟”,可见得那考官对苏轼真是又怪又怜,可不论什么原因,迟了就是迟了,先要责怪一场的。虽然来迟,可苏轼终是人尖里的人尖,是伯乐怎么不想护送一程,开一开方便之门呢。此事如果是真,反倒觉得苏轼那句“一定要进”,多少跋扈了些。

## 连载

吴起对魏武侯谈“夏桀之国”,列举四方,似乎很够清楚完备,可是《战国策》(魏策一)与《史记》(列传五)文不同。《史记》所指的河济、泰华、伊阙、策所指的伊洛位置比较清楚。就这几个清楚的地名来看,说桀都在洛阳附近比较方便,但主张在山西西南部的人也还不至于没有话说,完全驳倒也还不大容易。所以这一点在现在还只好存疑。《古本纪年》(御览八十二引)说:“帝厘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西河所在,有说它在旧蒲州府一带,即今永济、虞乡、安邑各县境内,有说它在陕西阳一带,并无定论。又有说它在旧卫国境内黄河东北折处西北岸离河不远的地方,从帝杼曾居原(在今河南济源县境内)来看,此说也未始不可能。这一点在现在也是以存疑为最

好。所以晋西南部同夏氏族或部族有很密切的关系虽不成问题,可是关系发生于夏代哪一时期问题的解决只好等待将来。

此外在山西的地方志里面记载关于黄帝、尧、舜、丹朱等人的传说也很多,虽不能说全有根据,但也有些出于民间的传说,一概抹杀,也未必适当。山西境内遗址的调查虽还未能完全完成,但据初步的了解,说它非常丰富,当不错误。并且不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很丰富,还有不少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所以对于山西古迹的探查,不但研究夏代时应该作为一个重点,就是研究更古的历史,也不应该忽视这一区域。我们就是据以上理由也把山西的西南部作为此次调查工作重点之一。

晋西南不是夏墟吗?安



78

苏  
华  
著

■ 作家出版社

## 《大夏禹都》节选

邑不是禹的都城吗?从徐旭生因运城割麦子没有进行夏墟调查之后,中科院考古所山西队所进行的对夏县禹王城的调查以及发现的夏县东下冯遗址,以及地方志中众多的记载,很能说明运城是夏墟的主要地区,大夏的第一国都就

在夏县。

## 第五章 夏肅看好东下冯

如果说徐旭生是夏文化的探索者,那么夏肅便是夏文化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实际指挥者。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夏肅设定夏文化的主要地区与李济如出一辙:即夏代的疆域,不仅在河南西、中部的伊洛嵩山中岳一带,山西晋南的汾水流域更是核心。不仅如此,1959年3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撤销原黄河水库考古队山西分队,成立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时(简称山西队),他便不会交给前任队长张彦煌的重要课题就是“夏文化探索”与“商文化研究”,也不会把1959年山西队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的夏县东下冯遗址,在第一期发掘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就在

1977年著名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安排正在遗址发掘工地的徐殿魁、高炜、黄石林、张岱海前来参加会议,并在会上由徐殿魁、高炜、黄石林三人介绍东下冯遗址的发掘情况。

以张彦煌为队长,陈存洗、张五明为副队长的山西队,也不负使命,在1959—1963年,在落实夏肅所长探索夏文化的目标责任时,为摸清自古以来素有“夏墟”之称的晋南地区的文化遗存,共寻访八千余平方公里,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35处:永济东马铺头、运城阎家村、夏县小王村、东下冯、闻喜大泽村(南)、大泽村(西),河津庄头村、燕掌村,稷山西社村等;发掘(试掘)的遗址有永济东马铺头。